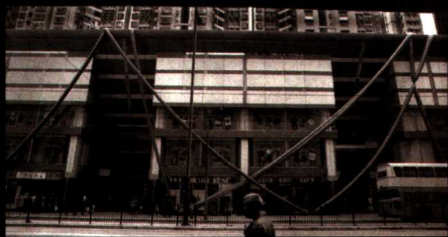


香 港 文 化 研 究 叢 書



Hong Kong Cultural Studies



戰 後 香 港 的 公 民 文 化 與 政 治 論 述



羅永生編

香港文化研究叢書

誰的城市？

戰後香港文化與政治論述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a Bombay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as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7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8 6 4 2

誰的城市？

戰後香港的公民文化與政治論述

羅永生編

封面攝影：謝至德

Whose City?

Civic Culture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Post-War Hong Kong

Edited by Lo Wing-sang

Cover Photos Tse Chi Tak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化研究計劃

Programme for Hong Kong Cultural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BN 0 19 590067 7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誰的城市？

戰後香港的公民文化與政治論述

羅永生編

CITIZENSHIP 問題是當今文化研究領域探討「公共文化」的核心課題，它所探討的正是現代社會及其成員的關係。公民文化的議題，可以歸結為這樣的一個問題：不是問住在這個城市的是誰？或誰有資格住在這城市？而是要問：這是誰的城市？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批判和檢討這城市與它所體現的價值所作出的行為、論述和實踐，指陳行動者和論說者的動機及其背後的假設。

在今日標榜一旦談論香港，所用的文化論述假設好像都要超出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話語的時候，卻正好是我們透過香港的歷史經驗深入了解和反省之時：甚麼是殖民主義？甚麼是民族主義？這些文化想像與實踐與我們所追求的屬於「我們」的城市，究竟有甚麼相干？

編者羅永生現為香港嶺南學院通識教育部講師。「香港文化研究計劃」成員，牛津大學出版社「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成員。

Hong Kong Cultural Studies

香港文化研究叢書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

香港文化研究計劃編

身份認同與公共文化

文化研究論文集

陳清僑編

香港電影類型論

羅卡 吳昊 卓柏棠合著

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

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

陳清僑編

香港文學的流變

黃繼持 鄭樹森 盧瑋鑾合著

歷史的偶然

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

王宏志著

情感的實踐

香港流行歌詞研究

陳清僑編

誰的城市？

戰後香港的公民文化與政治論述

羅永生編

香港文化研究叢書*

叢書策劃：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香港文化研究計劃

主編：陳清僑 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副教授
人文學科研究所香港文化研究計劃主任

編輯委員會成員：

陳坤耀 香港嶺南學院院長
周英雄 台灣交通大學文學院院長/外文系教授
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教授/副校長
劉紹銘 香港嶺南學院文學院院長/翻譯系講座教授
李湛愍 美國萊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李歐梵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
廖炳惠 台灣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
劉述先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
鄭樹森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文學系教授
黃德偉 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系主任

* 本計劃之部分研究及出版經費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提供

作者簡介

羅永生為香港嶺南學院通識教育學院助理教授，香港文化研究計劃策劃成員之一，並為《香港文化研究》編輯。

葉蔭聰為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辦公室助教，曾任香港文化研究計劃研究助理，並為《香港文化研究》執行編輯。

盧思聰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碩士研究生，曾任香港文化研究計劃研究助理，並為《香港文化研究》編輯。

孔誥烽為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博士研究生，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

張少強為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碩士。

周燕如為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學士。

目錄

作者簡介	vi
------------	----

導論：誰的城市？	羅永生 1
----------------	-------

第一部分

1 「本地人」從哪裏來？

從《中國學生周報》看六十年代的香港想像	葉蔭聰 13
---------------------------	--------

2 民族主義與殖民統治

國粹派的民族觀念系統	盧思驊 39
------------------	--------

3 以管理主義轉化殖民主義	羅永生 69
---------------------	--------

4 論說六七

恐左意識底下的香港本土主義、中國

民族主義與左翼思潮	孔誥烽 89
-----------------	--------

第二部分

5 千年的壓迫、千年的抵抗

殖民主義前後的大澳蛋族	孔誥烽 113
-------------------	---------

6 另翼生計空間的開創

一組街頭小販營生踐行的案例研究 ...	張少強 周燕如 141
---------------------	-------------

7 天台的主體與道德的政治	張少強 161
---------------------	---------

導論：誰的城市？

羅永生

Citizenship 的問題是當今文化研究領域關於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探討的一個核心課題。Citizenship 所探討的是現代社會及其成員的關係，這種關係與君臣、親族等形式的社會關係的分別，是在於一個作為公民（citizen）的人意味着他／她擁有一組特定的權利，而這些權利的適用範圍，乃是一個立於固定地域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正如民族國家是一種特定的歷史時期的政治範疇一樣，那種以 citizenship 為模型建立起來的現代政治和社會關係模式，也只是一種在特定歷史背景出現。公共文化領域其中一個要致力探討的，就是 citizenship 在不同的歷史文化背境下，如何進入這種興啟自西方，然後席捲全球各地的政治文化上的大轉變（great transformation），與及這種轉變如何體現為一種思維和體制上的斷裂。這種種斷裂，在現代化派的社會學家眼下，曾稱之為「公民文化」。^①

公民身份與公民地位

這種轉變和斷裂在漢語翻譯 citizenship 一詞的問題上可以看到。漢語「身份」和「地位」本來並稱，這意味着伴隨着一個人的社會身份而來的是他／她的地位，也就是他／她所享有的相對應着的權利和特權。反過來說，一個人處身於某一個

① Almond, A. & Verba, S. (1963)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P.

誰的城市？

地位，他/她就以此社會位置作為其身份認同（identity）的參照。但 citizenship 一詞的漢譯卻往往只能捕捉其中一個面向，一些人把它簡單譯作「公民身份」，而另一些則譯作「公民資格」，但兩者都不能涵蓋 citizenship 一語的雙重複雜性。一般當代文化研究所談論到的「身份」，主要是指文化心理上的身份認同（identity），而社會政策和社會學研究所探討的 citizenship 問題，則觸及到公民作為一種具體社會關係下的社會位置，這種社會位置往往最終須要以國家政權的確認為基礎。由主觀上的心理認同到客觀上國家政權對一個人所擁有權利作出無微不至的認許、批核和確認，這已是一件毫不簡單的文化工程和政治歷史巨變。現代漢語無力簡潔地同時捕捉 citizenship 一詞的多重含義，實是以「缺失」來刻誌着一種需要細緻的系譜考尋的論述和思想游移。實際上，「公民」既是希臘城邦貴族政治的核心，也是現代西方民主制度下理想人格的通稱，它既非純為一種心理上的身份認同，也非如現代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所說的那種超越了文化歷史範疇，克服了所謂傳統社會地位劃分的一種普世平等的社會位置。就正如自馬歇爾（T.H.Marshall）以來就 citizenship 的研究傳統早已指出，只有符合「公民」資格的人才能享有公民的權利。而公民權利的內涵，本身也是一個在矛盾和演變之中的產物。這些演變歷程，就交纏着人們對公民身份的具體定義，及在論詰層面上對這些定義所作的互相爭持着的闡釋。

道明了現代公民身份和公民地位問題複雜性，明白到 citizenship 的問題既有其客觀歷史、權力關係、社會地位和權利特權的分配指劃，還有主觀心理上的認同、投射、想像，我們對西方啟蒙理念底下發展出來的公共社群生活理想，就得放到更為廣泛、動態和具體的歷史文化處境去追尋其蹤跡理脈。

而了解這箇中的張力和矛盾，就是切入當代政治情狀的必要途徑。這就是為甚麼公共文化的探討，已漸次成為一個新的論述場域，跨越了過往政治哲學學科的思辯和政治科學經驗調查的疆界，成為探討和反思一系列政治議題的新領域。公共文化或公民文化的探討，並不同於政治科學中的「政治文化」研究，因為公共文化的出發點，正是要質疑對文化此一概念的實證化處理。相反地，公共文化所探討的，乃是在社會生活當中公共／公眾空間的歷史構成，以及在這些空間當中論述對詰的流通和變化，和在其中被建構解拆的文化話語。所以，文化並不是指劃和為經驗現象歸類的現成範疇，而是不斷在流動衍生，和各種權力關係交纏互動的事物。公共文化所探討的文化，不單是傳統的文化人類學對不同社群的類別區分，也不會不經反思批判就接受以民族國家為政治關係及政治權利的天然單位和對象。因為要了解建構公民主體的文化過程，正是要質疑和探討文化標識（cultural markers）的生成，與及這種生成和其他權力安排的關係。

政治論述

香港過去是一個在殖民統治底下成長的大都會，它本身並不具備獨立的民族國家地位，在戰後過去數十年一種非常特別的殖民統治環境下，香港卻漸次滋長出一種很獨特的「市民認同」，而及至最近的十多年，更有一種強烈的趨勢將這種認同轉化為一種「公民身份」的認同，或曰一種「公民意識」。有一種意見認為，由「市民」到「公民」的轉變，是一種理念上的錯置，因為香港根本不具備民族國家的地位，所以公民意識不可能也不應全面發展。^②及至九七主權交接日近的時候，主張將公民意識緊扣上國族認同上的「國民意識」，就更甚囂塵

上。但是針鋒相對着的另一種意見，則對這種往往有別於「國民」的「公民身份」的轉變有很大的期許。因為他們認為，公民意識的「覺醒」是香港人保衛自己生活方式和利益的最佳保證。上述這種爭論當然不是單純為學術興趣驅動所作出的回應，而是現實政治和論述過程的產物。雖然這些對辯背後對應着的主流現代化派政治論述對「公民」這理想政治人格模型有不同的期盼和爭議，但在這些爭議背後，卻欠缺對香港這個獨特社會上的公民身份和地位問題作一個歷史的疏理和反思批判。

本書收錄的文章，都是在不同程度和不同面向上為了填補這些思想上和踐行上的空白而編寫的，它們都是總結自一些環繞着戰後香港關於政治論述和文化身份問題所作的研究。葉蔭聰的〈「本地人」從那裏來？〉一文，以五、六十年代《中國學生周報》作為分析對象，指出「香港」不但不是一個自存的文化區劃，而是一個社群想像。關於香港這個社群想像有很多不同評價牽涉在內，本文作者的貢獻在於指出，這個想像空間的源起，是一個要從民族主義、殖民主義借取敘事架構、措辭技巧才得以製造出來的社群想像。作者以系譜學的歷史探研方式，發掘出《中國學生周報》如何在香港這樣一個殖民地的環境，傳承流亡的中國知識份子的文化民族主義。為了冷戰抗衡的需要，雖然香港是一個殖民地社會，《周報》的文化民族主義者仍得把香港視為「自由世界」的一員。這種論述上的扣接雖然以民族主義為宗，卻畢竟在民族文化的傳承之外，開拓了論述香港本土社會的空間，把香港社會想像成「無根中國人」

- ② 雖然「市民」和「公民」在漢語的語意和語用上都有分別，市民有城市居民的簡單含義，也有一種比公民較次的自我意識的貶意，但無可否認，而又頗堪玩味的是，公民（citizen）的字源其實正是城市（city）之民之意。城市在公民身份和地位的發展的作用，正是公共文化的文化研究探討一個新的焦點。參見 *Public Culture* (8/1996)。

的社群，並引伸出對本土社會的維護。在追溯香港本土意識的系譜學起源的同時，作者亦檢討了欠缺內在批判的本土意識的局限。

盧思騁的〈民族主義與殖民統治：「國粹派」的民族觀念系統〉則從另一個側面，追溯和解拆七十年代學生運動一個主要派別「國粹派」的政治論述。作者回顧從「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到七十年代初的「保釣運動」的一段歷史，目的是指明在戰後香港本土成長的一代，如何以「認識祖國」來置換掉六十年代冒起的反殖主義。從細緻的文本檢閱中，作者追溯這種論述的錯置過程，認為這是七十年代大專學生糾纏在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和本土青年批判者的認同之間的一種選擇。這種選擇是一種本土自我的建構過程，其獨特之處是在於這種本土自我形像是建基在認同一個投射出來的浪漫化祖國，並以香港社會為這些青年學生的異己。「國粹派」的民族觀念以對國家政權的認同為終點，結果是使本土反殖運動和反殖批判意識窒息。根據上述的考察，作者質疑了民族主義是否與殖民主義處於對立的兩極，民族主義又是否一定是對殖民統治的反抗這些基本的看法。

綜合葉蔭聰和盧思騁的分析，可見香港戰後新一代所建構的自我認同，從一開始就是分裂甚至互相矛盾的。然而正如賀爾（Stuart Hall）所曾說過，其實沒有甚麼身份認同不是矛盾重重的。對香港身份的解拆其實是要指出，它是出現於不同但互相交疊着的論述、期盼和權力場域。箇中的矛盾委實對應着香港特殊處境下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曖昧關係。

關於殖民主義與民族／國族主義的關係，筆者（羅永生）「以管理主義轉化殖民主義」一文有另一個角度的切入。該文所分析的論述場域，是香港精英學者的文化和社會科學論述。

誰的城市？

該文探討的是劉兆佳的「功利家庭主義」，它是一種精緻的香港身份論述，但它不單與庶民大眾的一般信念，例如難民心態、厭棄鄉土的意識等互相扣接，亦有多個深廣的歷史文化大論述在背後，例如民族主義、現代化、冷戰等等。這種精英學者的論述實踐方式，從一開始就試圖融和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張力。及至最後，他們不但例證了兩者的親和關係，甚至暴露了其共生互易的緣起。作者認為，對這套論述作文本分析和考掘追溯，所揭示的是文本自身以外更廣泛的政治意義。雖然體現在這套繁複理論背後的，是論述與論述之間的混同、揉合、移花接木、借屍還魂，其形態實在比所謂雜種化（hybridity）這句套話更形曖昧和複雜多樣，但論述者的發言位置，並沒有顯得含混。所謂「處於夾縫」的形態，其實並非一定只是模稜兩可，而可以是「左右逢源」。顯得矛盾重重的，反倒是不同的殖民大計本身的遲疑、狂妄和猶豫不定。而透過這個案例分析，其實更可以進一步看到本土新一代管理階層的都會主義取向，及其背後對發展（文化）管治工程（governmentality）的熱衷。作者認為這是一種具本地特色的對殖民主義的「創造性轉化」，雖然它可以同時為新舊殖民政權所用。

孔誥烽的〈論說六七：恐左意識底下的香港本土主義、中國民族主義與激進左翼思潮〉則由工聯會在一個電視節目中的歷史自述出發，探討一個香港特別的族群（左派群眾）（主要是其代表組織）的自我再現方式，並從中解拆這個族群的多重身份認同，將他們置放到「中國民族主義」、「左翼激進主義」、「香港本土主義」的三元意識形態形構。在討論此一「左派群眾」族群自我定位的過程，即由六十年代民族主義與激進主義扣接，到九十年代投入議會政治後努力使二者脫鉤而

轉為祭起香港本土主義的旗幟，作者有力的質疑了香港本土主義的反抗性質，因為這套本土主義的論述是以恐左意識為前提。它緣起於「左派群眾」族群無法面對六七暴動後嘲諷的歷史發展所掩藏的創傷，因而被迫內化了建制主流的本土主義。但這種論述參照轉移的代價就是壓抑掉一種能有力表達階級不平等的措辭，使「中港矛盾」取代了一切「階級矛盾」。作者認為這種恐左的集體恐懼並不利於政治和文化的抗爭。

上列的一組文章，雖然作者們的方法學立場未盡相同，對問題的介入點及拆解方式各異，但都是從分析政治論述的角度，試圖梳理冒起中的關於戰後香港人，特別是香港新一代的文化和政治身份論述。有趣的是，這部分所提到的關於香港公民身份的形塑和建構，主要都是在殖民政治體制以外進行的，也可以這樣說，香港殖民政府和其他國家的國族政權不一樣，它在建構公民／國民身份的事務上，並沒有很着跡的介入。這恐怕亦是香港殖民下的公民性（colonial citizenship）的一大特色。除了筆者一文是分析精英階層和學院體制的論述實踐之外，其餘關於社群理想、公民身份和民族認同的界定的政治論述，都是在一些當時是屬於抗衡主流的公眾空間（counter-publics）中滋長。無論是《中國學生周報》的讀者、大專校園內的同學，甚至由工會組織起來的群眾，都只是香港這個城市的一小部分人口。他們的社群生活理想、價值和信念，都有別於殖民主流建制規劃下試圖形塑的殖民臣屬主體性（colonial subject）。特別是在多篇文章裏面都提及的民族主義國家身份的追溯，更是在多重殖民體制下的反抗運動論述空間下滋長出來的，它本身亦反過來開拓了當時的另類文化與政治空間。然而弔詭的是，這些原來在另類公眾空間發展起來的抗衡主體性，早已留下它被主流收編的缺口，箇中的反殖政治抗衡成

誰的城市？

份，更是在不同程度上被事先摧毀掉。這香港的歷史經驗正好印證了解殖民過程（decolonization）的艱難複雜。

都會主義的批判

八十年代之後，由於殖民統治方針的改變，香港回歸課題的主導，傳播環境的轉變，大寫的公眾空間以體制化的形式急劇發展，對香港公民身份和公民地位的關切，亦成為主導的政治論述方式。政府透過推動議會選舉、公民教育及最近的人權宣傳，亦大規模地捲入塑造香港公民身份的過程，目的是將塑造殖民的臣屬主體的工作轉變為塑造香港城市公民主體的工作。呼籲回顧香港歷史、推行香港研究、鼓吹港人自我意識、探索港人文化特質……都環繞着過渡期的所謂「港人憂慮」論述，在民間和政府不斷出現和流通。

可是，在這一股追尋建立香港公民文化的熱潮當中，香港的公民身份漸次變成第一部分的幾位作者都表達出不同程度擔憂的香港都會中心論述，城市生活的內在矛盾和排擠性、壓迫性被完全忽略掉。這亦顯示出抗衡殖民主義，特別是殖民主義的現代（後現代）自由放任形態，是何等艱鉅的事。在抗衡新的國族主義宰制之餘，城市的異質性被排除在新出現的公民身份論述實踐之外。但正如上面的討論談到，公民身份和公民地位是一個複雜的城市管治工程軌調下的產物。在直接的政治論述和思想意識塑造上看見到的「自由放任」，亦不代表這些是外於政府管治工程籌劃（governmental project）之外。相反地，正如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言，對公民身份的塑造和公民地位的配置，正是一種藉自由主義的種種論述，將主體的形塑納入為可供管治之物（governable）的過程。這種關於常態的公民操守和行為（civility）的論述，自始至終無論在政治

經濟權利上和文化身份認同上，都顯露出不能否認的階序層級性和排他性。本文集的第二部分，就特地收錄了三篇抗衡着以城市為中心的香港公民論述研究。其中孔誥烽〈千年的壓迫、千年的抵抗：殖民主義前後的大澳蛋族〉就是以長期居港但卻身處邊緣的「蛋家人」的歷史，去提出一個「非現代主義」角度，以拆解香港論述中主導的都會主義，並同時對漢族、殖民者等其他論述中心作出批判。大澳蛋族的壓迫和抗爭歷史表明，無論是過去的漢族皇朝、漢族商人，還是後來的英國殖民紳士，都沒有改變蛋族的邊緣位置。殖民者所帶入的地權整編，和其後的現代化都市計劃，都只是使蛋族自己的生活空間被納入現代的規訓空間，是一種內部殖民的體現。

現代城市的公民身份的建構，除了依傍理性、平等、自由等概念的灌輸，還是一種以各種道德和文化技術來構作的管治工程，而公民道德所高張的目的，就是一種全新塑造的現代都市文化。然而，殖民文化擴張的歷史表明，此等文明化的歷程，往往是伴隨着民眾生計和既有生活方式的極大破壞而達致。孔誥烽一文正好是在一個城鄉二元架構下發展的現代都會主義的批判。然而，香港本土主義對這些對非現代生計模式的敵視，並不只於帶來城市對鄉村、漁港、山川、沼澤等所謂化外之地的宰制，還在於對城市裏頭的非正規營生部門的整編。張少強和周燕如的〈另翼生計空間：一組街頭小販營生踐行的案例研究〉一文，討論的就是一個在公民道德衛生的文化管治論述實踐下被不斷邊緣化的城市族群。這篇民俗誌的研究描述了此等遊走在多重標準守法的公民身份之外和之間的族群，如何與國家的政法機器斡旋互動，永遠存在於建設理想公民生活的國家政權大計之外，同時亦令企圖收編他們在現代城市管理論述下的學者和知識體制無所適從。他們既不是被動地被殖民